

母亲的石磨

文/乔兆军

乡下老家的柴房里放着一副石磨,我嫌它占地方,对母亲说:“这石磨早就没用了,扔了吧。”母亲听了悠悠地说了句:“你看我也没用了,是不是也得扔了?”

一句话,竟惹得母亲有些不高兴,现在想来,石磨伴随了母亲一辈子,承载了母亲太多的记忆,无论是饥饿的过去岁月,还是美好光景的今天,石磨在母亲眼里都是生活的忠实见证,是她舍不得丢弃的珍物。

在我小时候,石磨是农家的必备工具,印象中最深的是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推磨的情景。

母亲双手握紧磨把,随着手臂的前后推动,磨架开始“吱嘎吱嘎”地吟唱,石磨也会伴着母亲的喘息发出浑浊不清的“嗡嗡”声。

推磨是一种枯燥繁重的活,几十斤粮食需要几个小时,得几道工序,还得过筛子筛,一遍又一遍。那时候,粮食紧缺得很,母亲把小麦放在石磨上一遍一遍地磨,最后连那点麦麸也磨成了面,做成馍馍给我们吃,味道虽然有点苦,但比苞谷面做的口感要好些。

我做得最多的活是帮母亲喂磨,用长把木勺子把粮食舀进磨心里,这样免得母亲在推

磨中还要停下来喂磨而耽误功夫。再大一点,就可以帮母亲打双磨,拉着磨把的一角,伴随着母亲的节奏而动,这样可以让母亲省点力。我单独的一次推磨是在母亲生病的那次,当时父亲在外地打工,我们兄妹四个,我是老大,推磨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头上。开始推还兴致很高,可推了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双臂酸痛,浑身乏力,几次想罢手停下,可一想起母亲的病,四壁萧然的家,于是咬牙继续推,推完了磨,母亲看着累得瘫坐在地上,心疼地说,好好读书



吧,不然,像我一样围着石磨转一辈子。声音虽小,给我的激励作用却很大。

石磨一年四季都没有空闲,石磨上下齿壕磨损得也很快,母亲请来了磨磨的石匠陈九爷,陈九爷磨磨的手艺不错,一年到头走村串户不得闲。他戴着一副老花镜,随着铁钎和锤子的叮叮梆梆一整

天,我家的石磨又焕然一新了。为了特意招待九爷,母亲塞给我两元钱,让我到几里外的小商店,买来几斤包谷酒。

如今,年老体弱的母亲再也推不动那笨重的石磨了,时光已把属于石磨的岁月植上了厚厚的一层青苔。但石磨带给我的记忆,却永远留在我灵魂的最深处。

难忘之旅

文/顾克燕

久居都市,置身喧嚣,整日的工作与应酬,心灵很难有安静的时刻,内心深处便无法抑制地滋生出倦意。无数次在博客或QQ空间里写下“远离喧嚣、抵达安静”的愿望,可总是被这样那样的事情淹没。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无法永远的抵达安静,能在劳累的间隙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呼吸一下远方的空气都是无比美好的事情。浮来山之行就实现了我这个愿望。

一日,去文友办公室谈电视剧创作事宜,文友见我疲惫的样子,建议出去旅游,既能增长见识又能愉悦身心。想想手头的工作,我有些犹豫。恰巧有人打来电话要组织作家去浮来山旅游。文友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想象着未曾谋面的浮来山,我欣然应允。

这次出门,有些意外。坐上去浮来山的客车,我就感到了身体的不适,初是晕车,随

后是严重晕车。遥想着漫长的道路,又怕在文友面前丢丑,内心五味杂陈。当我把晕车控制到极限,丢丑就在所难免了,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文友们极力照顾,我才硬撑着到达了终点。

浮来山的风拂在脸上,随之送来了山林葱茏,泉水叮咚,怪石林立,古树参天的风景。我伸展双臂,做了个迎风飞舞的姿势。文友笑说:“这会儿,你的状态好多了。在车上时,你的脸蜡黄蜡黄的。”我说:“是啊,置身浮来山仙境,心旷神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海拔298.9米的浮来山正是如此。在早时地理传说《琅琊乡音》上介绍了浮来山的由来:远古时代,神仙浮丘公驾鹤来到还是洪水泛滥的的营地,适逢一山自东海而来,于是用道法定住。因是水上漂浮而来,故名以“浮来山”,又唤作“浮

丘”。又有一片树林随波而至,也用仙法定住,唤作“定林”。浮来山与老神仙道号相同,浮丘公认为有缘,便以此地为道场,修身养性。后来有一条黑龙在浮来山附近为虐,被浮丘公移山而来,压在山下。龙头在山前,化为卧龙泉(在今定林寺前),龙尾在山后,化为龙泉(在今朝阳观附近),以此向百姓谢罪。这座山便被称为“佛来峰”。再往后,又从南海飞来一山,即“飞来峰”,三峰鼎力,便成为现在的“浮来三峰”。

美丽的神话传说荡漾在心里,我和文友们开始了探幽寻古,旅途的疲惫一扫而光,全身心地融入进了浮来山的风光里。浮来山“又称“福来山”,素以天官赐福于此山而著称。始建于南北朝时代的定林寺雄居于浮来峰下。走进定林寺,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有着

几千年历史的大银杏树。该树被称为“天下第一银杏树”,冠似华盖,繁荫万亩,文友们无不啧啧称奇。相互拍完照片,我们便拾级而上,步步深入。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家、《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故居,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们和文友一起,怀着虔诚,默默地感受着先贤的足迹,游览了刘勰校经楼、千年古观一朝阳观、世界之最檀根王、文心亭、卧龙泉、苕子墓等诸多景点。无不醉心其中。

无奈行程太短,来不及充分领略浮来山。只好匆匆地把浮来山的古、浮来山的美、浮来山的幽,记在了心里。回去的车上,想起文友说旅游既能增长见识又能愉悦身心的话,非常赞同。游浮来山,不虚此行,感触颇深。我会把游浮来山的所看、所感、所想储存在记忆里,日后慢慢品味。

诗五首

文/孙瑞

东方日出

万丈光焰
烧然在天宇——
黑夜逃遁了……
天空中升起
一面希望的旗
一轮雏日
破壳而出

卧牛赋

据史料记载,青州古城的轮廓,极像一头卧着的牝牛,故又称“卧牛城”。

一头牝牛
跟古城一起诞生
横卧在海岱之间
几千年来
凄风苦雨抽它不起
拍一拍,没有睡去
反刍着逝去的岁月
积蓄着前进的力
春光姗姗而来
胸间不时有奋蹄的躁动……

云门山

半山书画
半山佛
一部文化史
风来翻
云来读

游劈山感怀

好端端一座山
是谁把它劈残?
何须叹惋!
惟其遭刀斧——
峰,更峻险
山,更壮观

游谭溪山仙人桥

一道连接天地的虹
踏过去
就成仙了
举手触天
似闻织女语:
天上很冷!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wbhahanghe@163.com

暖暖的春

文/徐仁河

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的,它扫去地面上的尘土以及居无定所的枯叶。我对着这片叶子发愣的时候,日子划过冬,走进一个叫“春”的季节。

大多时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年送走了。最尊贵的客人,它把喜气带走了。我们最大限度地挥霍自己的情感和金钱,但却怎么样也留不住它的脚步。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都无比空虚和寂寞。送走了客人,一地的垃圾还未及清理。

久别的亲人,还没工夫拉扯两句,说说温肠子的话,他已经买好了去南方的火车票。

刚刚脱下的工作服,又该穿

上了。一年到头,总是说忙。

我们就像贪吃蛇。忙忙碌碌,奔波于单位和家庭。到头来才发现,急于吞噬的只是自己的那条尾巴。

大多时候,感慨复感慨,一声叹息从年初唱到年尾。唠叨尽了秋霜浓露,雨幕珠帘。视线高不过翻飞的云燕,内心的自省也挣不脱苦绪愁肠。

一束阳光暖暖的照进来,崭新的太阳爬上山岗。久雨逢晴,真是想念这个红脸膛的汉子。

走上田野,油菜花漫天漫地。辛勤的蜜蜂在耳边嗡嗡不歇,和蜜蜂有的一拼的是勤劳的

农人。他吆喝着耕牛,渐行渐远,淹没在远方浓浓的春色之中。农家庭院中的茶花妍得像一团火,桃树不知何时已经咧开了花芽。那几株斑驳的大枣树,随手剥开枝头的芽孢,里面就有一两片鹅黄的叶芽儿在里面打着盹。看着这些个生机勃勃的红色蓓蕾,于是觉得身上真是暖和。

对啊,现在已经是初春了。虽然年就这样走了,第二个年会锣鼓喧天地欣然而至。

自己惦记着的人虽已经离别,但他走的时候说他是背着希望上路的。还有自己,周而复始,朝九晚五,看似枯燥无趣。可那三尺讲台,是自己驰骋人生的最

大舞台。那蛙声一般的童音和鸣,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就和收获。

日子像叶子,叶子充满新绿的时候,谁不欢欣鼓舞。叶子枯黄的时候,却也不必悲伤。因为你会迎来结满硕果的金秋,除非你当初没有种下种子。

春天已经来了,我悄悄地种下了一些希望。待我的日子渐至金黄的时候,我会把我的镰刀准备好。

孩子们,请和老师一起读——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